

术语学的研究方法

郑述谱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一个学科是否有固定成型的研究方法是衡量该学科独立性的重要标准之一。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独立的综合学科的术语学, 其研究方法就其来源而言,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是术语学从其源出学科语言学继承的方法; 第二是术语学从基础与亲缘学科诸如哲学, 符号学等学科借用的方法; 第三是术语学自己的方法。本文对以上三种方法的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关键词: 术语学; 语言学; 系统方法; 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H083

文献标识码: A

衡量一个学科独立性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是否具备相对固定成型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门独立的应用学科, 术语学已经具有一些可资利用的研究方法。就其来源而论, 可以区别出以下三类: 一是术语学源出学科的方法, 如语言学的方法; 二是术语学从基础与亲缘学科借用的方法, 诸如从哲学、符号学以及信息科学、科学学等学科引入的方法; 三是术语学自己的研究方法。

1 语言学方法

术语研究中采用的语言学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从单个术语的形式结构和语义结构入手进行研究, 然后找出其共同的特征; 一是从某一术语系统或术语集合入手进行研究, 以揭示其共同特征以及其形式与内容间相互联系的种种特点。换句话说, 上述两种语言学的方法, 一个是从单个的词汇单位到词群, 另一个是由一类词群到个别的词汇单位。

对单个术语词的形式结构的研究可能会涉及术语的语音、书写特征, 例如, 德国学者霍夫曼(L. Hoffmann)曾试图揭示德语术语词中辅音连缀的某些特点就是一例。^①再如, 术语的词素构成, 某一专用语言内某种构词方法的能产程度等的分析, 都属于对术语词的形式结构分析。

对单个术语词的语义结构分析主要可以区分出语义学的方法与称名学的方法。语义的方法是把术语词作为符号沿着从能指到所指的方向进行。这时, 研究词汇语义的一些方法, 比如成分分析法等, 对分析术语词的意义也是同样适用的; 而称名学的方法则恰恰相反, 它是沿着从意义即从所指到能指的方向。比如: 当人们大脑中已经有了一个要求表达的概念, 选择表达手段的过程, 就是称名学要研究的问题。有理由相信, 在创建多半是有理据性的术语的过程中, 称名学的方法是更为实用的方法。

分析词群与分析单个词一样, 同样涉及到形式与内容、表达与意义方面。对单个词的分析方法, 除成分分析法外, 历史描写法、分布法、定义分析法等都可以用于某一术语总汇或术语系统的分析, 但总的说来, 分析词群的方法还是比分析单个词的方法要少。

此外, 术语研究还采用其他的语言学方法。值得一说的是话语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与心

理语言学方法。

仅仅依靠词汇学的方法,把术语限定在语言系统内进行研究,对术语的某些“不对称”现象,即术语的同义、多义现象、术语的形式变异等,难以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于是,人们就试图走出语言系统而从术语的言语功能角度来研究术语。换句话说,这也就是通过分析术语在言语作品中的使用功能来揭示术语的特性。

从这一角度出发,人们发现,术语实际上也可以区分出“语言术语”与“言语术语”,两者既互相联系,又呈现出某种对立关系。此前人们对术语提出的种种要求,诸如术语不应该存在同义、多义等,只能算作对“语言术语”的理想要求,而要求言语术语也一定要符合上述要求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同时也抹杀了言语本身的功能特征。

出现术语的篇章实际上可以区别出3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使用术语篇章;一种是规定术语篇章;一种是创建术语篇章。绝大多数各类题材的篇章,例如科普、政论、文艺作品,各种技术文件、说明书等非原创性的第二手的信息情报材料都属于第一种。术语在这类篇章里是作为事先已经确定并为读者已知的概念表述而使用的。术语词典、百科全书、各种专门用来评价、选择、推荐术语并确定其定义的篇章属于第二种。这类篇章中出现的术语,尽管此前已经存在,但在这里它们是作为业已规定的、被推荐的、一定要遵循的表述单位使用。第三类则指建立和阐释新理论、新概念、新发明、新发现的篇章,术语在这里是首次由作者提出或引入,它们是与新的思想观念共同产生的。对上述不同性质的篇章加以区别,显然有助于认识言语中术语使用的不同情况,同时也必须对这些情况区别对待,提出不同的要求。

研究篇章中的术语,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从篇章到术语,即对篇章进行术语分析;另一种是从术语到篇章,即对术语进行篇章分析。两种方法当然都有其可取之处,但是,第二种方法有较长的历史与传统,而第一种方法则刚刚开始采用。

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从话语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术语,为术语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同时,也得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结论。这些新结论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术语本质的认识,同时,也显示了这种研究方法具有相当广阔的前景。这些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术语是在篇章(包括口头的或书面的)中产生的,但却是在术语系统中得以确定的。或者说,术语先是出现在阐释理论观念、描述新技术的篇章中,然后在词典、标准分类系统等篇章中才能最后确定。

(2) 可以把建立术语篇章与使用术语篇章称作术语的功能范围,而把确定术语篇章称作确定范围。显然,前者是第一性的,而后者是第二性的。将这两者加以区别应视为现代术语学的一个重要原则。

(3) 每个术语都存在于多种变体之中,在功能范围内,术语存在于聚合与组合变体之中,而在确定范围内,术语只以聚合变体形式存在。

(4) 要对篇章做术语分析或者对术语做篇章分析,现代术语学的一整套方法均可以采用,其中包括纯术语学的方法、语言学的方法、逻辑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

(5) 术语编辑工作是运用术语篇章理论最重要的实践领域。如何将术语及其定义引入篇章,如何使术语形式与内容结构达到理想的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术语的编辑加工工作。

术语学的综合性与边缘性决定了它较容易采用产生于语言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交汇处的新学科的研究方法。社会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就是这样的两个学科。社会语言学是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联系社会研究语言现象的一门边缘学科,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可以肯定地说,所谓专用语言(LSP-language for special purposes)理论就是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将专用语言的词儿分解为术语、专业用语、行话俗语等不同组成成分,依据

的正是将词汇按社会职业加以区别的社会语言学方法。

结合社会来研究术语还可能对某些术语特征做出合理的解释。例如：人们发现，医学术语，特别是外科与妇产科术语变化较慢。这种现象与这些学科的经验主要依靠手术过程中口传身授有关。同样，较多的采用隐蔽性的术语或以姓氏命名的术语，也与便于向病人隐瞒病情有关。

心理语言学是运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主要采用心理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的边缘学科。它建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心理语言学并不研究词本身，它研究的是人对词的知觉，这种知觉对术语的使用者以及术语系统本身也是可能产生影响的。普通人宁愿说“心肌梗塞”而不愿说“心肌梗死”，其原因的分析可能更属于心理语言学范畴，尽管从道理上并不难理解“心肌”作为肌肉组织是只能“梗死”、而不会“梗塞”的。

2 系统方法

术语研究从基础及亲缘学科借用的方法中，系统方法与符号学方法是两种最通行也最适用的方法。这里首先说说系统方法在术语研究中是如何使用的。

系统方法是科学认识和社会实践中的一种方法论，最早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由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冯·别尔塔兰菲（Bertalanffy）提出的。概括说来，其基本原理是：把对象看作某种系统；每个系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成分的集；系统方法的研究目标是揭示对象的整体性，查明对象中各种类型的联系，并将其归纳成统一的理论。系统方法的原则在生物学、生态学、心理学、控制论、技术科学、经济学、管理学中及其他学科中都得到应用。系统方法同唯物辩证法有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化。

系统分析可以看作是准备和论证复杂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科学和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所利用的方法手段的总称。它实际上是以系统方法以及一系列数学学科和现代管理方法为基础。主要的程序是建立反映实际情况相互关系的综合模式。系统分析的技术基础是计算机和信息系统。可以说，“系统分析”与“系统方法”有时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成分、结构、联系、大系统、小系统等术语可以看作是系统方法论中的关键词。系统按其特征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别，诸如封闭的一开放的，自然的一人工的，实在的一抽象的，动态的一静态的，调适性的一非调适性的等。

为什么系统方法对术语研究会如此重要，又如此适用？最直接、最简捷的答案就是：因为一个学科的术语总汇就是一个系统。

按系统方法理论来说，语言是系统的系统，换句话说，语言是由一系列小的亚系统组成的一个大系统。某一学科的术语总汇可以看作是其中的一个小系统。人类的各种知识领域都可以用概念系统将其模式化，这些概念既是该领域某种理论的组成成分，或者说是构成元素，同时，这些系统又借助这些概念定义的总汇，以及表述这些概念的术语的总汇，才能得到阐释。

概念系统连同这些概念的定义系统是相关专业领域的逻辑模式，而术语系统则是这一领域的语言模式。术语系统的形成是要求具备一定条件的。只有当某一知识领域已经具有自己的理论、并能揭示出其基本对象及其互相间的联系时，才可能形成自己的术语系统。更进一步说，要构建起一个术语系统，必须满足以下一些条件：1) 具有界限清楚的专业领域；2) 具有该领域内相应的一般概念系统；3) 具有描写该领域的严密理论；4) 具有某种借助自然语言和词汇单位可表述该学科概念的专业语言。

术语系统是抽象系统的一种类型，它兼有与系统论、逻辑学、语言学、信息学相关的多方面特征。整体性是一般系统也是术语系统必备的一个特征。按系统整体性的要求，系统的

成分应该将该领域的所有最必须的成分都包罗无遗，术语系统也是有这种整体特征的。我们可以借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把一年 12 个月视为一个小的知识系统，那么，12 个月的名称就是其术语系统，这个术语系统必须把这 12 个月都包括进去。如果，只有 10 个月有名称，有两个月没有名称，那么，这个术语系统就不具备整体性，因此也就是一个不合格的系统。同理，反映一个学科术语系统的专业词典，如果漏收了许多重要的术语，例如语言学百科词典，却不设“语文学”条目，那就违背了整体性原则。

整体性还包括另一个要求，这就是各部分相加必须与整体相一致。换句话说，如果对一部机械装置的所有部件名称一个个地进行描述、下定义，那么，这些描写的相加总合也就构成对整个装置的描写。

相对的稳定性是一般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术语系统也同样具备这一特征。术语系统体现一定阶段对某一领域的知识系统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说，可以把术语系统看作是一种静态的模式，但这种静态是相对的。一旦发现了新的数据，术语系统就可能需要进行补充。量的增长一般还可以在现有的术语系统框架内完成。但一旦有新的理论或者新的观念产生，而且代表这种新概念的术语处在术语系统的中心位置时，就可能出现新的往往是表达概念的术语，随之也就会有新的属概念产生。这时就可能打破系统内原有的稳定性，而需要建立新的稳定。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是举不胜举的。没有这种相对的稳定，对学科的知识就很难进行描写，也难以进行传授、交流，但如果这种稳定成为某种绝对一成不变的东西，那么，这个学科就停滞了，不能发展了。

新产生的术语往往是通过表达核心概念的基本术语建立联系的，这说明术语系统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即是说，术语系统内仍为新成员保留了某种可以接纳它的空间。不过，术语系统也可能表现出某种封闭性，即它无法接纳新的术语，或者说，一旦接纳了这些术语，就将导致系统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些现今已经被抛弃的知识学说，其术语系统往往呈封闭状态。

术语系统的结构最能体现它的逻辑学特征。像一星期包括 7 天、一年包括 12 个月，这样单层次的线型结构的术语系统是很少的。这种术语系统只能反映简单的、罗列式的小范围的知识。像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这样的系统也属于内部结构比较简单的系统。而绝大多数的术语系统都是复杂的，多等级性的，其中可能包括一系列种概念结合而成的属概念，许多局部名称从属于总体名称，其中的联系可能是纵横交错的，多层面的。用树形图表示的术语系统，动、植物的术语系统都属于这一类。与这类术语系统打交道，一定要遵守严格的逻辑原则。把“直升机”说成是“直升飞机”就是违背分类逻辑原则的一个实例。因为，“直升机”是属于“旋翼航空器”，而飞机是属于“固定翼航空器”。它们都是属于“重于空气的航空器”中的“平辈兄弟”，直升机并不是飞机的“儿子”（衍生物），严格地说，直升机并不是飞机的一种。因此，“直升飞机”的说法在逻辑上是混乱的。（樊静 1999：47）

可以把术语系统看作是某一专业领域与体现为概念系统与定义系统的逻辑模式并列的语言模式。逻辑模式与语言模式当然是有密切联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术语系统总是该领域概念系统的完全重复。换句话说，语言模式并不是该领域逻辑或者信息模式的简单复述，用科尔宾（Р.Корбин）的话说，它们之间存在“相符”（адекватность），但并不是“同形”或称“同构”（изоморфизм）。（Р. Корбин 1979）

在俄国的术语研究史上，曾有人认为，对于术语来说，知道它的名称，就能说出它所处的位置，知道了它所处的位置，就能说出它的名称。这种说法的实质在于，它强调术语的表达形式与它所表达的概念系统的一致性、相符性。换句话说，它认为术语的语言模式与逻辑模式是完全统一的、等同的。但这样说又把两者间的关系强调得过分了，绝对化了。实际上，任何学科的术语，都还存在术语与概念系统的非同形性。“知道了名称，不能完全确定它的

位置”，“知道了位置，并不能恰当说出它的名称”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

“大系统”与“小系统”是系统方法的重要概念，对于术语系统来说，它也是同样适用的。比如：可以把化学这门学科的术语系统看作是一个大系统，据说，化学术语有几百万个。这一术语系统又可以分解成一系列的小系统，或者称为亚系统，比如：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等，而每个亚系统又可以进一步分解成微系统。微系统内的术语成分应具备逻辑与语言方面的一致性，比如所有有机化合物的名称按同样的模式采用同一个词缀命名。如：甲烷、乙烷、丙烷、丁烷、戊烷等。再比如：把有机化合物按结构分为“开链化合物”、碳环化合物和杂环化合物；按所含功能团的不同，又可分成醇、醛、酮、醚、酯等类属。

总之，系统方法是科学认识和社会实践广泛采用的一种方法。一个学科的术语总汇实际上也是个系统。因此，它具备所有系统的必要特征。系统方法对术语学研究，尤其对术语系统的研究，是一种使用广泛且极为有效的方法。

3 符号学方法

最早的符号学思想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的文明史。“如果把符号学思想看作是广义语义分析思想，那么希腊哲学史就是一部丰富的符号学史”。（李幼蒸 1999：2）系统的符号学理论直到 20 世纪才出现。60 年代起，当代符号学几乎同时勃兴于法国、美国和前苏联。今日最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的皮尔士系统、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柯孟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号学。前述三家都包括许多追随者和分支研究成果，而艾柯是迄今为止唯一以系统表述形式和符号学学科名称完成了一般符号学理论著述的。时至今日，“符号学”虽然还未正式成为一门科学学科，然而，符号学的分析观点和方法今日已在大多数人文学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可简略地归结为以下诸项：

——在人类思想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担任重要角色；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过去 30 年以来符号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今日学术界影响甚大；

——作为跨学科方法论，正在成为当代社会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探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涉及一切社会人文科学。（李幼蒸 1999：1-13）

在术语研究中，符号学方法就其通用性而言是仅次于系统方法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在术语研究中的使用历史已经有 30 多年。

符号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一个人和其他动物、自然界和机械都可以具有的符号的替代物和代表。符号是代表其他事物、属性或关系的，可被感知的一种事物（现象、行为）。符号学是研究符号和符号系统（主要指自然语言和人造语言）特征的学科。

按传统的作法，研究符号从 3 个方面入手，这就是语构（或称结构）、语义和语用。语构指研究符号的组合关系，语义是指符号、符号指称的事物和关于事物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而语用则是指符号和符号使用人之间的关系。

符号、事物、事物的概念以及符号使用人是符号学研究的四大要素。在俄国率先用符号学方法来研究术语的，应该首推列依奇克（В.М.Лейчик）和韦谢洛夫（П.Веселов）。列依奇克指出术语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四种不同类型的关系，这就是，术语之间的关系；术语与其指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术语作为符号与指称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术语与使用人的关系。

术语的特性是术语研究的首要问题与核心问题。韦谢洛夫首先用符号学的三个组成部分来分析术语的特征。作为符号单位的术语，其特性也可以用符号学的理论来分析。同样可以从语义、语构和语用三个方面来认识术语的一系列特征。通常说，术语不应有同义与多义，术语与所表达的概念义应该相符，术语只反映概念的最必要的特征等等，这些都可以归入语

义方面。再比如,术语,尤其是核心术语,应具有进一步派生其他术语(主要是复合式术语)的能力。这一要求就属于语构方面。术语要简洁,便于读出,有可译性,对术语的这些要求就属于语用方面。这些看法实际证明了符号学方法对术语研究的适用性。

然而,把符号学方法用于术语研究,绝不能仅停留于相关术语的移植或套用。由于术语及其系统的种种特点,符号学的方法在用于术语研究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实、变化,以至新的发展。在术语学研究中,就语构来说,它不仅限于研究术语在线性言语链条中的组合关系,同时还扩大到术语的聚合关系。这是因为,术语总是属于相应的术语总汇中的一个成分,不能脱离开与它有聚合关系的术语,孤立地来研究它。

在语义方面,就术语与指称的概念间的关系以及术语与其指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而言,术语同样存在不可忽视的特点。首先,术语是表达概念并指称事物类别的,这使术语与非术语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同,即术语要传达出概念的本质特征以及它在概念系统中的位置。同时,术语指称的事物通常总是与各种科学、技术、生产领域的活动有关。而就语用方面来说,术语所存在的特征就更值得注意。

首先,术语需要有人自觉干预,并且,人还要持续地对术语进行标准化加工。其次,术语是认识的工具,它可以将现实模式化,将人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观念,甚至是某些与意识形态有关的观念,强加在术语身上,社会政治词汇尤其如此。

对于符号学传统的3个研究方面,很早就有人提出了补充修正。克劳斯(G.Klaus)主张,符号研究还应该增加另一个方面,这就是符号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他把它称作 *сигматика*。另一位俄国的语言学家柯杜霍夫(В. Кудухов)也发表过一些涉及符号学一般原理的认识。他在《普通语言学》(В.柯杜霍夫 1987: 103-164)一书中写道:“一般符号学着重强调人、其他动物(如蜜蜂)和机械符号系统的共性,它把符号广义地理解为:一种人和其他动物、自然界和机械都可以具有的符号的替代物和代表”。然而,自然界的“符号”和人类的符号在本质上是有所区别的。他认为,所谓自然符号或称特征符号,不应该与人类的符号相提并论。

特征本身并不是符号。符号单独存在于事物或现象之外,而特征则是人们所感知和研究的那个事物或现象的一部分。用符号来解释特征,虽然从逻辑上和符号学角度对于科学分析的方法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并没有把自然的或社会的现象变成符号系统。而人工符号或称信息符号并不是它所表现、所代表、所传递的事物的一部分,它们是为形成、保持和传递信息而专门制定的用以代替或代表事物、现象、概念及判断的。因此,柯杜霍夫主张将自然符号排除在符号学之外。

同时,柯杜霍夫也支持克劳斯的对传统符号学3个研究方面的补充意见。

把语构学(句法规则)理解为研究符号系统内符号间的相互关系,而在一般符号学中只是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间的关系,这可能大大改变符号的研究范围,因为符号与其指称的事物(所指)的联系与符号与事物的概念间的联系,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可能同时有几个概念也就是几个符号来对应同一个事物。因此,克劳斯提出应该把符号区别成4个而不是3个研究方面。

用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术语,不仅对术语学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同时,反过来,又进一步推进了对符号学的某些问题的认识。具体说来,人们发现,仅仅从语构、语义、语用3个方面来考查符号的性质与特征是不够的。如果把符号与事物的关系、符号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也纳入符号学的内容的话,这就会使语境更进一步复杂化了。仅靠在句法方面对符号的功能特点进行分析属于一种静态性质的观察。在上述3个方面之外,还应该再增加一个研究符号的产生与发展特点的方面。人们把这个方面称为演进学(*эволютика*),即研究符号的演变、进化,以揭示其发展趋势的方面。

研究符号的演进可以帮助我们对符号进行更准确的分类。可以看出，符号的演进也呈现出等级性。最早生成的符号大多是自然符号。接下来出现的可能是约定符号，这是经专门约定用来表达、保存与传递信息的符号。用作约定的符号最初可能是用来传递简单信息的形象符号，再接下来则可能是表征性的符号。表征符号在使用过程中可能逐渐演变成为进一步抽象化的图形，如此等等，而在语言中则可能体现为比喻与借代。前者依据的是从外部特征相似到内在特征相似，而后者仅靠相关就可以发生。文字符号也是一样。从图画文字演变到象形文字，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表征符号向抽象化发展的例子。

术语学学者格里尼奥夫（С.В.Гринёв）认为把符号学理论用于术语学研究，其研究方面就不仅仅限于3个方面，而应该包括6个方面。Сигматика 是研究符号与事物之间关系的，语义学（семантика）是研究符号与概念间关系的，符形学（морфетика）是研究符号的形式与结构的，语构（синтактика）是研究语流中符号之间的关系；语用（прагматика）是研究符号的使用的；演进学（эволютика）是研究符号的产生与发展的。（С.В.Гринёв 1996：15）

应该看到，符号学方法用于术语研究还仅仅是个开始，但必须承认，它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它不仅从另一个角度检验了已有的术语学研究的某些结论，而且从新的视角拓宽并加深了术语的研究。因此，可以相信，符号学方法肯定会成为在术语研究方面有广阔前景并卓有成效的方法。

4 术语学自己的研究方法

在介绍了术语学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系统方法、符号学方法之后，接下来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从其他学科借用的方法之外，术语学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必须回答且具有几分挑战性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术语学是否真的具有独立性。一个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的学科是很难被人承认为独立学科的。我们将沿着这样一个思路去进行回答：第一，术语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二，对这一对象的研究要借助于一套具有自己概念机制的专门理论来进行；第三，采用自己的方法得出的是不同于其他学科成果的成果。

毫无疑问，术语学的研究对象是术语和术语系统。术语是各门学科都要涉及的，但是它的最主要的特征及其根本属性只有通过术语学的研究方法才能揭示出来。术语学把术语理解为表达概念系统中的概念的手段。而术语系统则更是术语学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由术语构成，并仅限于在专用语言的范围内行使其功能，并不断完善自己。

就俄国的术语学理论来说，经过大批学者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的理论以及体现这一理论的术语系统。其中，像术语（термин），术语变体（вариант термина），类术语（терминоид），初术语（предтермин），术语成分（терминоэлемент），术语化（терминологизация），非术语化（детерминологизация）等概念，不仅在术语学的理论系统中居于某种核心地位，而且其理论辐射力与解释力也相当强。例如：“术语变体”的存在就反映出对术语的非独一性的有条件的认可；“类术语”、“初术语”的概念就是术语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映，通过“术语化”与“非术语化”等概念就能看出非专业词汇与专业词汇间的相互转化现象。

什么是术语学研究的特色产品？我们可以把这种产品分成抽象产品与具体产品两类。前者是指通过研究揭示出的术语和术语系统的产生形成以及行使功能的规律；后者则是指术语词典、术语标准以及术语库等。与抽象产品相比，它们具有更大的实用性。上述这两类产品与一般语言学、逻辑学、信息科学的活动是有明显不同的。

依据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原则，可以按3个标准对术语学的方法进行分类。第一种分类标准是看采用这些方法得出的最终结果，据此可以划分成理论性方法、应用性方法。第二种分类依据方法的来源，即看它是从其他学科引进或称借用的方法，还是自己学科锤炼出来的方

法。应该说明的是，即使是本来借自其他学科的方法，由于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与发展，也完全可能从源出学科脱离出来而成为另一个学科自己的方法。第三种分类按实施方法的特点来看，可以区分出描写性的与规定性的方法。

专用语言分析法可看作术语学研究的特有理论方法。它把作为术语的某一词汇单位置于某种专用语言（LSP）的子系统内来观察。这是由语言学的方法发展而成为术语学方法的一个例子。把一个术语作为自然语言的词汇单位来研究，与作为专用语言的单位来研究，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从对多义词与同音异义词的界定中看得很清楚。对于语言学家来说，用于两种不同理论的同术语，例如牛顿理论系统中的“质量”与爱因斯坦理论中的“质量”，只能看作是一个多义词；而对于术语学家来说，这却是两个属于不同术语系统的不同术语。同样，“言语”作为一个语言学、心理学和生理学都使用的术语，语言学家会把它看作是多义词，而术语学家则会把它看作同音异义的不同术语。同样，对于一个词素的不同变体，如俄语中的 *компонет* 与 *компонента*，语言学家会把它看作是不同的形态变体，而术语学家则把前者划入语言学术语的范畴，而把后者归入数学术语系统的范畴。

对术语及其总汇的概念结构的研究方法是由逻辑学方法演变成术语学方法的。传统术语学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论证了术语是指称概念的，概念就是术语的内容层面，而术语的总汇，即一个专业领域内的术语的总和，即术语系统，是与该领域的概念系统完全相符的。

然而，事实证明，按上述原则制定出一系列术语文件包括推荐术语标准等，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满足要求。很多情况下，对术语及其定义的逻辑要求是无法实现的，或者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在上述的文件以外，还有大量的实际使用着的术语，以及术语变体。不仅如此，事实上，术语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通常的逻辑关系所能包括无遗的。有相当多的术语，它们与主体的认识过程的联系，比与逻辑规律的关系更密切、更直接。随着认识的发展，理论的变化，术语也只能随之变化。因此，对术语与术语系统的逻辑要求就有一个可行不可行的问题。许多术语的内容结构中并不能包括对概念的本质特征的称名，代之的可能仅仅是对某一个突出的、但却并不是本质性的特征的称名。术语系统中的术语之间的关系要比概念系统中的逻辑关系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比如，除了人们所熟知的种属间的关系，还存在对角线类的联想关系。因此，即使在强调突出逻辑方法的维斯特那里，在分析术语系统的概念间的逻辑关系以外，还要分析客体对象之间的本体联系。因此，指望通过层级示意图来显示术语系统的分类并不总是能行得通。同样，一律通过属加种差的方法，就像给概念下定义那样给术语下定义，也并不是总能行得通的。术语的意义也可以采用不完整定义的方法来展示，甚至仅仅借助于阐释相关理论的话语片断来揭示。还应指出，进入术语系统的并不都是对事物的指称，其中还可能包括对过程或者事物特征的指称（表述）。总之，术语学家与之打交道的定义系统要比传统词典或标准中反映的定义系统丰富得多。可以这样说，诸如“概念”、“概念定义”、“概念系统”，“概念的定义系统”这样一些范畴，最初都是以逻辑为基础产生的，要求术语意义有相对的稳定性，结构的完整性以及系统的整体性等，也都是从这些范畴的要求提出来的。但是，由于受理论发展的制约，以及概念的变化、定义的变化等影响，在术语学理论与实践，这些范畴已经发生了变化。

附注

①他认为术语词中辅音连缀的出现频率较一般词要高，但这一结论并不令人信服。这种现象即使真的存在，它可能与外来词有关，而不是与术语有关。参见 Hoffmann L. Terminology and LSP// “Infoterm Series”, 7...1982, 391-402.

参考文献

- [1]Гринёв С. В. 1996 Семио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J] // Н ТТ. Вып. 2.
- [2]Гринёв С. В. 1994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J] //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2. 3.
- [3]Лейчик В. М. 1993 Применение системного подхода для анализа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J] //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ая лингводидактика. Вып. 1 Москва.
- [4]Лейчик В. Бесекирска Л. 1998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предмет, методы, структура [M]. Biatystok.
- [5]Корбин Р. 1979 О принципах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ы при создании тезаурусов дл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поисковых систем[J] // НТИ. сер. 2. №6.
- [6]柯杜霍夫 В. 1987 普通语言学[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7]李幼蒸 1999 理论符号学导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8]樊静 1999 为直升机正名[J]//科技术语研究. №1.

The Study Method of Terminology

ZHENG Shu-Pu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main criteria for judging the independence of a discipline depends on whether or not it has a fixed study method. The methods used in the study of terminology, developed in the 70's of the 20th century as an independent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are of three kinds: the first one is derived from linguistics; the second one is borrowed from its basic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such as philosophy, semiotics, etc; the third one originates from the method of terminology itself.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deal with the three above-mentioned method in a detailed way.

Key words: terminology linguistics systematic method semiotics

收稿日期: 2003-09-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2000ZDXM740013)

作者简介: 郑述谱 (1940—) 男, 山东牟平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词汇学, 词典学, 术语学。

[责任编辑: 靳铭吉]